思旋天地 思旋

加入世界組織乃必然趨勢

全球一體化，凡國家有實力者，必受歡迎加入世界組織。此乃必然趨勢，是新常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經濟、軍事、外交等實力都愈趨強大。數年前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而今人民幣又加入SDR成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之一，有助提升中國在世界金融市場之話語權，並產生巨大影響力。「人仔」入SDR有利有弊，肯定的是人民幣國際化有風險也有機遇，股市好友憧憬明年A股將會納入大摩指數，當然利大於弊。不過，人民幣國際化後，門戶大開，風險及挑戰亦隨之而來。萬一遇上世界金融風暴，中國在財經技巧方面以及經驗未必到家，但是為配合中國倡議「一帶一路」而設立之亞投行即將成立，人民幣國際化是必然要配合的。為此，中國在國際上設立之離岸中心必將增多。香港是人民幣離岸中心重要地方之一，競爭也隨之增大。香港金融官員必須提高警惕，特別是增加人民幣產品推出以壯大競爭力，是為之最。

幸而，香港早已是國際金融中心，無論是國際視野、經驗、人才等都很優秀，競爭力強。香港金融官員必須抓緊機遇，領導、發掘及培訓金融專才，面對競爭及挑戰，才能置於不敗之地。

面對人仔入SDR，香港金融市場特別是匯市、股市必波濤洶湧，起伏不斷。政府和投資者都要仔細考量如何應對。由於人民幣「入籃」，國外直接使用人民幣更便捷，額度不再受限，方便大媽大叔外遊掃貨潮。

港鐵超支舉債恐不利，大玩財技息誘小股東。想深一層，賠的都是納稅人的錢，未知能否獲立法會通過？

美國加息，在今年應似是事在必行的。上周，美國股市息口跌而令股市大上大落。聯儲局耶媽的講話受世界聚焦。反之，在歐、日及新興國家之貨幣受美元上升影響而貶值，國際金融市場像受恐怖主義侵襲般可怕。今個聖誕是否有「平安夜」？天曉得！美國人最重視之感恩節剛過去，家家戶戶都爭取回家與家人共歡。無論財富是否有增，難得闔家平安，便當感恩可也。我認為無論如何，常懷感恩心，最是幸福。

風風雨雨中的亞洲電視，在執行董事葉家寶領導下仍然努力做好節目。日前繼續舉行感動香港頒獎典禮，曾鈺成、楊耀忠、藍鴻震、譚耀宗、朱蓮芬、王國強、陳晴、黃定光、梁美芬、龔中心等名流親臨捧場，並作評委頒獎嘉賓。相信此乃最佳感恩活動。

發式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十年通宵生涯（上）

原來不知不覺，主持通宵節目到這個周末便已十年。不過其實自己不好記性，都是一些聽眾提醒我的。所以當自己知道在這個深宵時段工作，原來已經這麼長久，也吃了一驚。

還記得十年前的一個下午，在電台正在錄一個廣告期間，突然收到一個電話是伊利沙伯醫院某醫生打給我，他說：「你的祖母剛才因為胃出血而引致心臟衰竭，所以現在情況非常危急，你快些趕來醫院見她。」當時我雖然仍保持鎮定，但我的眼淚已經控制不了，哭着跟同事說我要立即離開公司，而他們也很體諒地就讓我離開。

那一天是我人生第一次經歷一個親人離開世界，所以辦理祖母的身後事，我跟弟弟雖沒有經驗，但總算辦理得很完美，讓祖母安心上路。

但人的際遇其實很奇怪，好的事情可以接踵而來，壞的事情也同樣沒有停止。

當知道祖母離世的同時，公司因為節目調動的關係，所以原本主持黃昏時段節目的我，需要調到凌晨時間主持通宵節目。對於一般人來說，主持深宵節目就等於被降似的，雖然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大不了，所以考慮了數天也接受這個新工作時段安排，但心裡面總是有點戚戚然。而當時總經理也跟我說，其實這個時段很適合我，因為可以任意由我決定播放哪些喜歡的音樂給聽眾分享，我也告訴自己，要主持一個不一樣的深宵節目，所以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相信聽眾也感受到我這份熱情，亦都收到他們的鼓勵及支持，聽眾人數也逐漸增加，把這個通宵時段也打開了。

在這裡也要衷心地謝謝每一位在過去十年支持我及支持節目的聽眾朋友，你們不眠不休地收聽着我的節目，我是非常感動的，沒有你們，便沒有這個成功的節目，雖然我是一個比較不嘩眾取寵的人，但我也敢說「成功」這兩個字，因為是你們給予我的。

聊易談經 汪雙六

頤卦

一位堅強的女人通過激烈的競爭，將車站旁側的一處最好的門面租賃到手，她準備開辦一家快餐店，歡天喜地跑來向我詢問今後的財運。根據她隨手占得的《頤》卦，我說：「卦有口齒洞張、手腳並用之象，說明顧客盈門張口等飯，店主卻手忙腳亂，應接不暇。但卦意為自求口實，表明財運不過細水長流、自食其力而已。」她有些大失所望，但還是果斷地一咬牙：「不管！照開！」快餐店自開張之日起，食客天天爆滿，因她缺乏管理經驗，乃至於廚師和服務員極不穩定，常常弄得她以一人之身既當老闆又當廚師並兼服務員，每天收入的最高水平取決於她本人體力的支撐極限。

頤卦通過分析養生及進德來闡發頤養之道，卦辭說：「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卦象有手足四肢一齊圍合成口齒之象，意在說明：人類只有通過手和腳這兩對天賜的傑出的勞動工具，才能達到進食養體的目的，自食其力、各養其身是宇宙間養育生機的根本大道。無論自養還是養人、養物，都必須遵循並順應受養之物自身的成長節律，一切急於求成的努力都是破壞養育之功的拔苗助長的行為。人類為萬物靈長，其本領和職責遠遠不止於自養其身，還能把頤養之道發揮到內養其德、外養天下的闊大境界。全卦形成頤口之象，意在提醒人們不要放縱無限貪饞的嘴巴，不要沉迷於損人不利己的貪圖闊論之快的談鋒，具有進食和表意功能的嘴巴，其實就是禍福的樞機和進德的要路。

初九、捨爾靈龜，觀我朵頤，凶。目不轉睛地盯着別人津津有味地鼓腮進食，他無限誇張地想像着別人口中的滋味，止不住垂涎欲滴；完全忘記了自己也有智慧的大腦和創造的雙手，甚至從未想過自己也能親手創造出等同或更加香甜的美食。有一種悔恨自己投錯了娘胎的幽怨的人生，就是根源於這種忘我的仰望。

六二、顛頤，拂經。於丘頤，征凶。因遭受突然的變故而無力自養，他寧肯成為排在等待官府救濟的隊伍中遙遙無期的最後一名，也不願意就近向已經暴富的小字輩尋求幫助，認為向原本不如自己的小字輩低頭求助是一種有失體面的行為，這種迂腐不化的思想把他長期禁錮在飢火燒腸的失養狀態。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無攸利。沒有任何真才實學和腳踏實地的精神，卻有一顆躁動不已的爭強好勝之心；妄圖靠着討好和造假的手段，讓上司把三千寵愛聚於他一人一身，這是一種違背了頤養的節律和正道的行為；即使能僥倖得志，也等於在大庭廣眾之下炫耀卑鄙，如果不迅速改正，濫竽充數的原形一旦暴露，十年都無法走出恥辱的陰影。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官員把處在最基層的廣大民眾當成自己的衣食父母，他對民眾要做的不僅是感恩和服務，更重要的是要組織和領導民眾。一旦進入工作狀態，他就是一隻監管着事業進程的目光如電的隨時都會躍起的猛虎，推動萬千民眾共同擔負起致養天下的歷史重任。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一個羽毛未豐的少年接管了政權，無法憑資歷取信於天下，只有依靠德高望重的賢者才能掌控局面。這時，千萬不要把賢者的教導當成是對自己權位的侵犯，千萬不要自以為是地急於號令四方，否則，即使是虛位以待的權力也會招來身敗名裂的下場。當此之際，虛心受教、養精蓄銳是第一要務。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這是一位深得領袖倚重和萬眾敬仰的精神導師，既擺脫了權位的羈絆，又超越了私慾的牽累，他的思想進入到一片伸展自如的清澈的碧空。只要他深知自己的言行必將引起強烈的社會震盪，只要他始終堅持立足公平和放眼長遠的宗旨，他所發現的真理都是為了滋養人類開創萬世太平。

百家廊 雪櫻

「霾」之殤

外出回來，我就感冒了。持續半個多月了，嗓子疼，吃藥也不怎麼見效。都是霧霾天惹的禍，我不禁說道。入冬以來，濟南迎來持續的霧霾天，有幾天，空氣質量轉為良，那還是老天幫忙，颳風下雨，吹走了霧霾。

近日，有個朋友去貧困地區採訪，山路顛簸厲害，身體像散了架似的，很不適應。然而，下車後，抬頭望見湛藍湛藍的天空，像水剛剛洗過一樣乾淨，呼吸到清新的空氣，他覺得無比的舒暢。回到市中心，他頗有感慨地說：「窮的地方空氣好，城市裡面污染重，真是不能兩全啊。」

我常常懷念自己的童年，那時候，沒有霧霾，出門不用戴口罩；那時候，天藍，水清，從泉城廣場就能看到千佛山的彌勒佛像；那時候，和小夥伴玩捉迷藏遊戲，不會迷失，下雪後堆雪人，雪人白白胖胖，不會被弄髒。

上學時，美術課上畫彩筆畫，我最不喜歡的顏色便是灰色，而如今，灰色卻成為了生活的「主色調」：灰蒙蒙的天，看不到太陽不說，空氣中瀰漫着嗆鼻的味道，真是「會呼吸的痛」。有個朋友發文說：「這樣的天氣，怎樣給剛出生的孩子交代？一出生就遇到霧霾天，等孩子大些時，怎麼和他（她）說？」此話很是發人深省。如同柴靜拍攝《穹頂之下》的初衷，「以前我從來沒有對污染感到過害怕，去哪我都沒戴過口罩，現在有個生命抱在你懷裡，她呼吸、她吃、她喝都要你來負責，你才會感到害怕。」一個年輕母親與霧霾的私人恩怨，何嘗不是我們所有人的共同目標呢？

治理霧霾，全城上下進入到如火如荼的狀態中，可是，為什麼遲遲見不到藍天？新聞中多次說道，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戰霾，然而，口號喊得多了，霾依舊巋然不動，這反倒成為一種諷刺。理性地說，不是相關部門不努力，街道灑水，工地防塵，查處渣土車，禁行黃標車，關停小鍋爐，等等，但效果甚微。平心而論，霧霾不是一天形成的，治理起來自然不會立竿見影，霾病如山倒，祛霾如抽絲，此話不假。抗霾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役，有意思的是，有些地方的戰術，令人啼笑皆非：前有重慶市叫停煙熏臘肉，後有鄭州市「掃地稱塵」，其初衷或許是好的，但是結果不過是好心辦壞事。深入地說，這也從側面照出政績觀的跑偏，暴露出懶政思維與監管空白。而這樣的必然後果是治理工作原地踏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難以見到實效。

這使我想到加繆的《鼠疫》。結尾處，他說道：「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傢具和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守候，也許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或是再來上一次教訓，瘟神會再度發動他的鼠群，驅使牠們選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為牠們的葬身之地。」這與其說是一種斷言，毋寧說是對人類的警策：災難面前，人類都應達成共識，堅決抵抗。小說中的記者朗貝爾，最初的時候，他作為外鄉人想方設法地逃出奧蘭城，後來有了出城的機會他卻選擇留下來，他的轉變無不是受到里厄醫生與塔魯的影響。他覺得，若是自己離開，會感到羞恥，影響他對留在外邊那個人的愛情。不難看出，這是一種尊嚴感，也是同理心。而塔魯與里厄的行動，所付出的種種努力，所奉行的堅定信念，便是一種犧牲精神：「鼠疫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失敗，必須做這樣或那樣的鬥爭而不該屈膝投降」。就是憑藉這樣的理想，或者說憑藉這些人的不放棄，奧蘭城的鼠疫才會逐漸退卻。鼠疫過後，留下的是回憶，回憶中有柔情，「他們現在知道，要是說在這世上有一樣東西可以讓人們永遠嚮往並且有時還可以讓人們得到的話，那麼這就是人間的柔情」，這種柔情，我視為生命的鹽，滌潔着人的靈魂；這種柔情，也是人性的光芒，「人的身上，值得讚賞的東西總是多於應該蔑視的東西」，正因為此，我們永遠都不能放棄戰鬥，無論是哪一種災難，無論處於何種地方，都是同樣的道理。

對公眾而言，「口頭環保」隨處可見，個人踐行卻難成氣候，確切地說，尚未達成共識。不少人邊刷微信抱怨霧霾天邊開車去上班，選擇公共交通工具，做到綠色出行成為泡影。「我一個人不開車，能起到多大作用？」假如人人都這樣想，豈不是看不到希望了？據專家研究研究，霧霾形成的過程中，各類物質所佔的比例，一次排放、汽車尾氣是多數。且做一次推算，小型汽車日行駛25公里，消耗國三標準的93號汽油2.5升，即可排放0.6克二氧化硫，大約污染5940立方米空氣。這樣的推算，使人觸目驚心，由此引發深思：霾之殤，誰之過？「文明改善了房屋，卻沒有同時改善居住在房屋裡的人。」梭羅的話語在今天依然警策有力。人的自私與貪婪，功利與愚蠢，吞噬掉自然的美好，帶去毀滅性的傷害，最糟糕的不僅是生態危機、環境惡劣，還會失去內心的安寧。因此，回歸簡樸，懷揣敬畏，我們的行動是時候了。

索羅的瓦爾登湖，離着我們很遙遠；顏回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在今天也很不現實，而現代人能夠做到的是，少開車，盡量不開車，開源節流，過低碳生活，克制慾望，從我做起。再次重溫並牢記這段箴言：「一個人的生活其實所需甚少，而按照所需來向這個世界索取，不僅對我們置身的大自然有好處，而且對我們的心靈有最大的好處。」我們怎樣對待自然，自然就怎樣對待我們，深信不疑。

■霧霾形成的過程中，各類物質所佔的比例，一次排放、汽車尾氣是多數。 網絡圖片

見多識廣 尹樹廣

人生何處不相逢

上夜班，編報紙，好處是可多了解國內外大事，但天天守在編輯部改稿，無時間出外交朋友，難免不「閉門造車」。所以，每當能走出去參加活動，總是件快事。

一次，去銅鑼灣世貿中心頂樓出席香港作聯潘耀明先生組織的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及成立十周年的晚宴，宴開十幾圍，高朋滿座，余秋雨和舒婷等文化名人悉數到場，更有從美國、新加坡、法國來的文人騷客濟濟一堂。熱愛文學的人匯聚在一起，歡聲笑語一片，繁囂市井的壓力被拋到光影迷離的維多利亞港。晚宴讓我對「舊雨新知」四個字有了更深的理解。

左貞觀是華裔俄羅斯音樂家，是潘耀明先生邀請的「最遠地方」的客人。當晚宴主人宣佈左貞觀向主人致送禮品時，我的耳朵聽起來怎麼這麼熟悉。想起來了！二三十年前，我曾在《人民日報》國際副刊讀到過一篇文章，介紹左先生尋找大音樂家冼星海二戰期間在哈薩克斯坦的苦難經歷。開口一問，果然是他。他告訴我，中蘇關係改善後，中方通過駐蘇大使館向蘇聯音樂家協會轉交一封信函，請求了解冼星海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在中亞的生平事跡。因為左貞觀是音協中唯一的中國人，音協主席便委託他承擔這個任務。他來到哈薩克斯坦，多方走訪，挖掘出冼星海在生命最後幾年的許多故事。二十年前我在哈工作時，曾協助使館文化官丁海嘉繼續進行這一工作，丁海嘉向我提起過左貞觀。

所以，當我見到那是左先生時，並無陌生的感覺，好似久別重逢的老朋友，有說不完的話。這也應驗了「山與山不相見，人與人總相逢」的俄羅斯名諺，就像我們中國人所說的「人生何處不相逢」。

潘耀明先生是香港作聯主席，也是一位社會活動家。每次作聯活動，都會看到他的中學同學貝鈞奇默默的身影。潘貝二人是香港漢華中學的同班同學，友誼一直保持至今。作聯是個「窮社團」，不像內地作協有政府出錢出人，所有支出都是「化緣」得來，貝先生經常提供幫助。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確是被一根神秘的線牽引着。克拉拉教授是哈薩克斯坦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我們結識二十多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近日，她受邀來港出席學術研討會，我們一見面就相互擁抱，勝過千言萬語。她告訴我，她九十七歲的老母親至今還常念叨我，幾乎是提到中國人都會說「這是尹」，好像只有你這個中國人存在。其實，我只是在阿拉木圖工作時，時常去看望她老人家，特別是克拉拉教授在中國講學期間。給老人家打電話，聽筒那邊的聲音依舊宏亮：「我的寶貝，快來看我吧！」這親切的聲音讓我的心飛到了哈薩克大草原。

人除了要吃飽穿暖，友誼應該是最大的需求。「舊雨新知」是人生的財富。無論天涯海角，還是寒來暑往，友誼都是最美麗的花，常開不謝。

翠袖乾坤 伍淑賢

黃山歸來

黃山是第二次去了，上次是一九八零年，中間隔了三十五年，分別極大。首先是那時沒吊車，全程走路，邊走邊玩，起碼要在山上住兩宿。現在有吊車，可即日來回，方便得多，不過這樣就不能「深玩」，而且我們今次走後山，對未去過黃山的朋友是個損失，因大部分絕妙景點都不在這邊。

另一分別當然是有了高鐵，由深圳去黃山北站只八小時，方便得多。可惜高鐵餐卡只賣飯盒，沒有真正可坐下來吃頓正經飯的餐廳卡，缺了鐵路旅行的風味。上次去黃山其實是去華東線，終站是上海，在舊式火車上認識了一位伯伯，聊得投緣。他見我們幾個窮學生沒錢，只啃麵包，看不過眼，請我們去餐卡點小菜吃飯，馬上覺得自己「升呢」為東方快車般的豪客，至今難忘。

今次下山後在黃山市玩，每天都去不同的飯館試安徽菜，有高檔的也有大眾化的，感覺很新鮮，但更有趣的是平民飯館餐桌上的「溫馨提示」紙牌，提醒大家合理點餐，珍惜食物，自覺打包等，而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句「請善待服務員」，教人想起一九八零年，我們在上海各飯館牆上常見的「請勿打罵顧客」標語，令人側目。由打罵顧客，到打罵服務員，中間這幾十年是進步了嗎？表面是，起碼清楚了客人不可欺，但整體還是落伍的，因為我們對人，不論位置，仍未有基本尊重的心，而打人更絕對是錯。培養對服務和被服務的正道心態，我們的路還很長。

最後要說說，由當地導遊安排的參觀市政府某書畫博物館的經驗。解說員本來講解得不錯，卻突然打開展櫃拿出件玉器，說是館長同意可以非牟利價格交易（她強調不是賣），索價千多塊而已。你想博物館珍藏有這樣便宜的嗎？原來又是賣東西，大家馬上鳥獸散。其實要開源也不必將博物館如此降格，只要在旁邊開個紀念品店就是，遊客也會樂意光顧。營商須遵正道，這種事竟發生在顯赫的徽商故鄉，更令人感慨。

跳出框框 蒙妮卡

超英趕美

一九五八年中國內地推行「大躍進」運動期間，曾經流行一句口號「超英趕美」——鋼鐵產量要在「十五年內超過英國，五十年內趕上美國。」我的父母輩經歷過「大躍進」，一提起這個口號，總會嗤之以鼻，或當作笑話。他們不敢相信，中國能夠有「超英趕美」的那一天。

如今沒人當它是笑話了。而且相信它和讚賞它的，是外國人。

英國《泰晤士報》最近一篇署名文章，以酸溜溜的筆法談到世界局勢——美國夢碎，中國迎頭趕上；這個歷史潮流勢不可擋。

文章由加拿大新任總理杜魯多說起：「杜魯多的母親曾經和荷里活明星積尼高遜（代表作《飛越瘋人院》）拍拖。杜魯多承認，任職國會議員時曾吸毒。他更承認，曾經利用脫衣舞孃去籌募善款。」

杜魯多坦白敢言。但文章作者說，最令人震驚的是：「他承認，最讚賞的國家是『中國』。」

何必大驚小怪呢？杜魯多的父親在一九六八年任職總理時，早已智慧過人，促成中加建交。何況美國如今日薄西山，時勢所趨傾中。《泰》文章說，長久以來美國是自由之邦，眾國爭相仿效。但美國的金融危機，令它喪失了國際經濟主導權；它對伊拉克、烏克蘭和敘利亞的策略失敗，令它喪失了政治領導地位。

離棄美國者，豈止加拿大一國？東歐國家匈牙利的總理維克托，最近公開嘲諷美國，嘉獎中國。他說，中國和新加坡是他的學習榜樣，「我們的眼光應該瞄準東方。」

我將上述文章讀給叔叔聽，問他還相不相信「超英趕美」這個「笑話」？他依然擺出嗤之以鼻的態度，說，文章利用人家的母親揭陰私，還有毒品和脫衣舞孃，百般詆毀。「小道消息不可信。」他說。